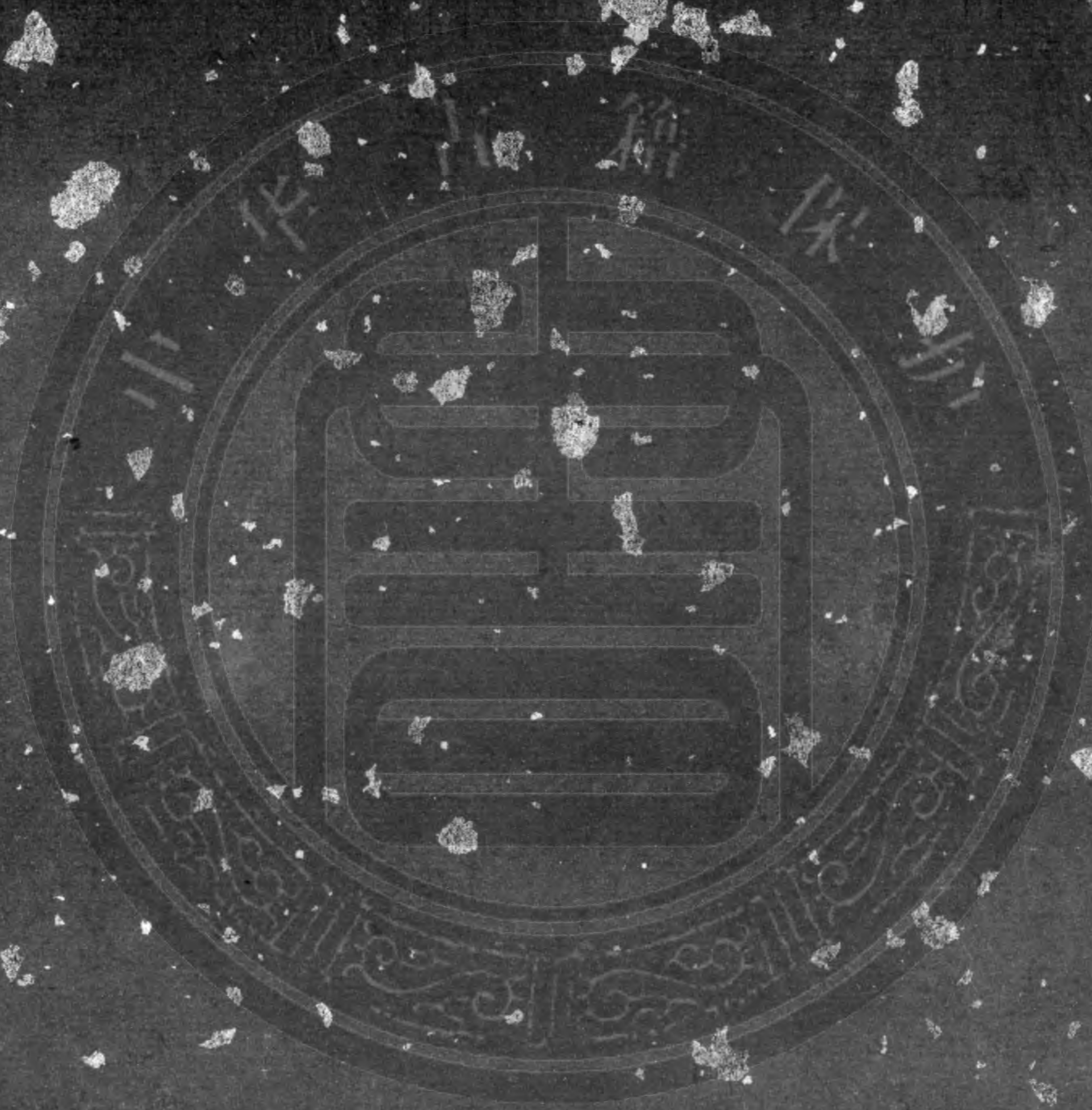


十六



諭對錄卷之二十五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學士臣張孚敬謹錄

諭張元輔

昨卿具對所以夫所欲卿等即吉入瞻

先聖諸師之位以其共理天工而共學斯道也
況卿等又非朕之初學人耳故云願入者借
成其他未免曰非 祖宗朝事是以未論官
之同否也惟與理同者焉鑾亦任彼之否但
不必俟朝後即未朝之先朕釋皮弁卿率同

天津國子
館藏書

卷之二十五

諭對錄卷之二十五

者入卿自焚香行禮訖就吉服朝參又朕勉
作 聖母女訓序一首卿可共時看潤來呈
慈覽畢刻行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聖諭與進臣張孚敬謹奏今晨伏蒙
聖諭與進臣等一何幸歟臣嘗聞孟軻氏曰聖人
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聖人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
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夫伯夷柳下
一偏之聖也尚能使人間風興起如此
臣恭惟 皇上至德全備誠
天作君師也茲以上追 皇三皇使人興起將舉一
三王之道統之傳以成至治其使人興起將舉一

世而甄陶者也何況日侍
有 不與起而懷非心者則非
早 未朝之先 皇上等謹當趨入候於
文 華殿外恭 侯 臣 皇上等謹當趨入候於
先 聖諸師瞻拜禮惟復行禮畢叩頭然後行
見 聖頭更乞 序 臣 捧 讀 皆 出 皇 御 製
聖 母 女 訓 序 臣 捧 讀 皆 出 皇 御 製

欽命捧
與時同觀無任欽仰又內用姜班字姜
是 太 姜 班 恐 是 漢 班 姬 臣 愚 敢 請 班 字 姜
易 作 任 字 謂 太 任 也 其 他 臣 不 能 復 贊
一 詞 矣 敬 用 膳 錄 繳 其 他 臣 不 能 復 贊
進 謹 具 奏 敬 用 膳 錄 繳 其 他 臣 不 能 復 贊

諭張元輔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卿以朕所述序內用姜班字者以為太姜及更作姜任字取太任朕所用姜班字乃以周宣之后姜氏及漢之班婕妤好耳夫宣王非成王之資以姜后脫珥之賢後克自勵今稱中興之主漢君欲與班姬同輦遊班曰明君之側當有賢臣未聞同妾媵居一輦使主上失德漢君乃止夫此二人足以為賢矣使今後世能肯學此二人等而上之庶可求姜任之至也朕望於今後者如此初未敢以太姜太

任望之未審果若何卿其再詳擬來更錄唯求可耳明晨卿等先瞻拜禮畢方可行見朕禮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聖諭以

臣張孚敬謹奏伏蒙御製序內姜班字具示臣所以

臣無任感仰未詳及姜為姜后後奉

明諭仰思為太姜實未詳及姜為姜后後奉

諭使今後世能肯學此二人等而上之庶可求

聖明善教也非臣愚所能及也請如

諭製為當茲以原錄繳進明晨臣等行

力進無倫

諭討張

三

欽命遵行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奏臣恭惟本月二十四日吉

皇上躬禱告于太廟至大至重者也臣等凡

為臣子者勿與奔走之列心甚懽然臣

伏思此是求大吉之祀在免朝羣臣

休德實臣候宜於服緋三日是日早既

聖明鑒允謹具奏聞

皇上祈禱不盡心禮臣雖病餘勉強供事舍此而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祖宗質之在傍臣萬死不足贖矣臣昨晚因李

進忽夜三鼓而臣寒熱作矣臣仰惟

聖恩庇覆無敢大慮但能仰體

聖心有失調養之宜以致災疾復作臣罪無所

聞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諭張元輔

適得卿奏以小疾蓋前疾調養之未周可用

心調理又太常奏祈穀并禮部覆道南之

奏二疏卿看擬票來又工部之奏道路亦甚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費今且暫用土築俟一二年後徐修之未知
可否昨言之贈典朕已看且如見官封贈及
作諭以賜言已茲併以卿知之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聖諭以

臣張孚敬謹奏昨晚得李時捧
王報本之意莫深於禘而裕祭亦禮之
至大者臣伏誦聖諭已極至當古
今典籍誠不可不加詳考也臣欣躍從
事因檢書至三更遂成寒熱之疾誠因
前日發表太過以致腠理之虛精神昏
倦伏蒙聖慈念臣前疾調養未周
令臣常用二疏容臣無任感戴少定謹即擬票

上請 聖裁 欲暫用土築俟後徐修宜
無不可容臣改擬夏言贈典無已又
聖明所處仁之至義之盡也彼宜感戴無已又

不能晨之至義之盡也彼宜感戴無已又
禘裕議 容臣詳考以駕心甚不安又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奏 聞

皇上行 祈告禮至德昭假精誠孚達仰惟
祖考降鑒 子孫千億端有在矣臣因卧病不
能預趨候之列惴心不寧萬死萬死又

臣病昨因寒熱交作今日稍退昨蒙
聖恩存問無任感戴發下太常本臣看得
祈穀之禮視 郊質明即當行禮其看視籩豆

聖駕方出 分燎神阜或有不及禮當從殺又禮部
覆廖道南奏事理俱已明白相應依擬

聖駕方出 分燎神阜或有不及禮當從殺又禮部
覆廖道南奏事理俱已明白相應依擬

聖駕方出 分燎神阜或有不及禮當從殺又禮部
覆廖道南奏事理俱已明白相應依擬

聖駕方出 分燎神阜或有不及禮當從殺又禮部
覆廖道南奏事理俱已明白相應依擬

又工部奏謂東西公生門朝陽阜城
二處外門聖駕經行有碍但前已
有禮部再行欽定儀注故臣前擬
禮部再行議處停當茲謹將太常
二本擬票并將工部本改擬上請
聖裁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力少復次第奏進謹具奏 容臣精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諭張元輔

茲各疏已票未票卿或未可知看擬來行亦
不至差失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聖諭 臣張孚敬謹奏今日伏蒙
發下吏部等衙門共六疏令臣看擬欽

請即發行又內閣鑾擬二票事理亦相應臣
謹將禮部并太常寺寺丞張鶚奏擬票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發下禮部覆奏并御史胡明善所奏共二本
已欽奉奏並御批臣謹拜觀仰惟

聖明所處俱極至當謹用謄錄繳
聖進又禮部二本并刑部一本臣謹擬票上請

聖裁謹具奏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聖諭以 臣張孚敬謹奏前日伏承
聖諭以 病未裕禮令李時與臣詳考臣連日因卧

聖諭以 不王不裕而帝又重於裕今
太廟有 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社

曰劉歆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為七文武之宗不在數中蓋周自武王
 克殷即增三廟於二昭二穆之時則
 高圍亞圍通遷至懿王時一廟於文王
 而謂以有文功當宗故別立一時則武
 上亦謂以有文功當宗故別立一時則
 之能深考古武世室朱熹又曰漢承秦
 不容合為都宮以制諸帝昭穆之廟各
 衡亦廢雖欲正之而終不貢禹韋玄成
 詔無起寢廟但歲其主於世遂不敢
 衣別室章帝復如之世遂不敢加而更
 公私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
 更歷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
 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孫子而更
 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

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
 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
 主以人之情論之則過尋丈之間甚或
 而沒祭一室不陰損其數孝子曰順孫
 以容鼎俎而安矣丘濬又曰按古者天
 宜亦有所不為室自漢明帝以後始為
 子七廟各自為室之制行難矣必有餘
 同堂異室之制蓋亦難矣必有餘年一
 之以復古制可適今之宜而酌古今之
 制果何如而可適今之宜而酌古今之
 之意乎臣竊以為一室之功德者別出
 之制七廟各為一室太祖之廟居都官
 為世昭三穆其室之說兄弟相繼者名
 為世室如劉歆之室每歲祭如周禮所
 謂祠禴嘗烝春祠則每歲祭如周禮所
 祭如禴嘗烝春祠則每歲祭如周禮所
 日齋戒為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

一廟前一日省視畢即繹歷十有四日
 偏七室每室各祭則羣廟之至各得自
 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於夏之禴
 秋之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
 時禘之而已至日各迎其主於廟告以
 之廟而巳禘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
 而五行之一禘三年一禘非古制大禘者
 謂五年一禘祭先王也祭於太祖之廟
 順有言立春祭先王也祭於太祖之廟
 謂先王之祭也祭於太祖之廟
 之言雖為祭人亦而發然揆之於義而
 推而言上之禮亦而發然揆之於義而
 日行於太祖之廟凡毀廟未禮則於冬
 食於太祖之廟凡毀廟未禮則於冬
 日行於太祖之廟凡毀廟未禮則於冬
 出之於太祖之廟凡毀廟未禮則於冬
 是岨起而未積累如謂三代世系有創
 功業有積累如謂三代世系有創

也請以始宋朝為自出之帝據其所以
 謂始宋朝為自出之帝據其所以
 也謂始宋朝為自出之帝據其所以
 世室親廟前此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
 室為親廟前此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
 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禘所謂
 祖者太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禘所謂
 為親廟其所以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
 可考是為其所止此自出之帝宜別於
 廟以藏其主而請僖祖翼宣三祖之
 遇行禘禮則配焉○祖出就太祖之
 之而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
 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
 之皆合食於太祖之廟亦不儀如
 祖名號既與廟相稱而亦不儀如
 追王崇祀僖祖之稱矣○宋人隆向
 廟以號不祖稱禘去僖祖不祭則隆向

祖事轉止如若夫祭天享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夫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之意或亦畧得其彷彿矣
傳曰非天子不議禮顧臣何人輒敢妄議蓋述所聞以比擬前代之制非敢以為初嘗立今日可也臣謹按我
特以世數未足不能盡如成周九廟之制考也然欲復古禘祫之禮宜先于宗廟之制講明之可也又禘祫之禮宜先于
謂三年之祫古禮經既未明謂謂三年之祫古禮經既未明
歲暮之祫特古歲暮之祭誠止是節令至於祭非祫也欲復古宗廟之制禘祫之禮臣則謂丘濬所論似有可采者焉臣

聖明擇焉謹具奏
病中姑述梗槩以聞惟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諭張元輔

茲元旦近其拜 天文內有 天地並位
 朕惟今所正者正以上下定位陰陽各以其
 義固當交泰之時似或可 並一壇然未免
 終是合瀆矧 主宰權衡本出 上帝只照
 近儀設 天位行禮茲與卿議又禮部行移
 內閣撰安孔子文詞未見說出所為想此文

必非卿與知朕心未安已命止其祭且待另
擇日行安 神禮茲併諭卿及語時知朕意
不可草草云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聖諭以元旦拜天禮儀下詢臣伏思去年
郊社之禮未曾更正故拜天文內有
天地並位今不宜仍用上帝只照近儀設
主宰權衡本出上帝閣中撰奉安
天位行禮所處至當又閣中撰奉安
先師孔子神主文臣實未嘗預知之
聖諭謂未見說出所為此誠失之疎畧也茲
欽命止之另擇日出所為禮仰見聖明尊崇
先師之盛心矣臣即當傳語時知謹具

奏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發下閣中撰奉安先師孔子祭文敬
臣張孚敬謹奏欽蒙

欽命另行擇日伏乞御製一文以盡
皇上尊崇之心并載成典以昭後世臣不勝
願望之至謹具奏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諭張元輔

茲朕作一文可二十九日卯刻用果酒羹醢
之儀行禮卿元氣想仍未復故命時去他必
未稱朕誠也又一推官奏也看看來

宗廟祭義恐不可不加意夫社稷配位正之於祖宗前焉可不盡情乎待朕思之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御製奉安臣張亨敬謹先師孔子并伏蒙發示

捧誦仰見父子大聖制作所以明君臣馬所親歟茲於除歲日分遣禮官行禮何其幸歟

聖明所處極為得宜第臣不能與從事之役又伏蒙聖明體念之深錄無任感懼

進呈又前日臣不詳盡朱熹曰天對地合祭於南郊及太祖不別立廟室千五百六年無

大聖人者整理此誠有待於今日宗廟祭義恐不可不加意待朕思之臣竊惟此

欽惟又湖州推官所奏舉郊禘亦出忠愛里選臣前所奏三途用人亦備此意并開荒壤慎詳要可令該部看議其時省觀雖曰恤民恐有司不得其人反以擾

聖裁又臣疾稍愈恭惟元旦見朝謝恩又是日歲暮有事合當奏宗廟臣係病餘之人知謹具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諭張元輔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朕惟 聖母女訓之末宜增朕中宮皇后序
以承之但皇后豈能文須卿等撰之來用并
這各疏併看來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聖諭 臣張孚敬謹 奏伏蒙 朕中宮皇后序

欽命以承之 聖明所處至當 臣等謹當遵奉

恩典未 尚遷延已奉 欽命著冠帶間住聞今

出知今應得厚之心得陞俸恨李承勛并職

州知縣傳訓乃河南北地方原非彼按屬遷

董現署提對曾擬將明善巡按甘肅未回

因文選郎中劉序止之明善回京得知

皇上亦 宜加察今黜董現此等情由 服如明善者

先師之 代封爵本所封臣竊惟 皇上正孔子後

本心也夫公孫稱與 聖明尊崇 孔子父稱

皆尊崇之至也 臣愚論之 所宜仍舊

功... 命... 諭... 奏... 伏... 蒙... 朕... 中... 宮... 皇... 后... 序... 臣... 張... 孚... 敬... 謹... 聖... 明... 所... 處... 至... 當... 臣... 等... 謹... 當... 遵... 奉... 欽... 命... 著... 冠... 帶... 間... 住... 聞... 今... 尚... 遷... 延... 已... 奉... 欽... 命... 著... 冠... 帶... 間... 住... 聞... 今... 出... 知... 今... 應... 得... 厚... 之... 心... 得... 陞... 俸... 恨... 李... 承... 勳... 并... 職... 州... 知... 縣... 傳... 訓... 乃... 河... 南... 北... 地... 方... 原... 非... 彼... 按... 屬... 遷... 董... 現... 署... 提... 對... 曾... 擬... 將... 明... 善... 巡... 按... 甘... 肅... 未... 回... 因... 文... 選... 郎... 中... 劉... 序... 止... 之... 明... 善... 回... 京... 得... 知... 皇上... 亦... 宜... 加... 察... 今... 黜... 董... 現... 此... 等... 情... 由... 服... 如... 明... 善... 者... 先... 師... 之... 代... 封... 爵... 本... 所... 封... 臣... 竊... 惟... 皇上... 正... 孔子... 後... 本... 心... 也... 夫... 公... 孫... 稱... 與... 聖... 明... 尊... 崇... 孔子... 父... 稱... 皆... 尊... 崇... 之... 至... 也... 臣... 愚... 論... 之... 所... 宜... 仍... 舊...

聖裁謹具
臣不敢輕議均乞
聞奏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諭張元輔

茲卿等以禮兵二部各一疏請處分此二事俱不小朕未知悉其中卿可密切各擬一旨來又禘祫之意卿已考明但於今日宜何為之行也朕所求其至理非變亂憲典其實尊事宗廟之情也夫祫祭有時祫大祫今四孟之祭擬諸時祫歲暮之祭擬諸大祫固

似其實未可比也四孟時祫太祖未得居尊歲暮之祭混其重輕以大祫而兼節日之祭是祫義反輕以節日祭而兼祫義恐非所以尊孝祖宗之意是不可不別之也如以三歲一舉於季冬中旬擇日行正旦節祭當同冬至節行於奉先殿或可五年一行大禘禮設衣冠于中以降始立自出之神而以德祖配夫雖不可考豈真無邪止不知耳不可直以為無可考也且如鬼神在旁人

何嘗見如可以無考而廢之則亦可將凡祀之神祇不必祭也曰我無見之也朕又惟人君父 天母 地為神民主與諸侯大夫卿士庶民不同也今一歲之間祀 天祭 地至重至大止一舉而於 宗廟凡五享恐於義理有所未安固以 天地尊隆無上不可瀆煩則未免踈之也程子謂古人一歲祀天者九唯 大報最重又譏後世有三歲一舉者曰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豈天子有三

歲不見 上帝乎今已復 祖制 大報于迎長及歲首上辛之祈穀惟孟夏大雩季秋大享未之舉茲非朕好更制以取愆違或古禮當復之時且如去歲禱雪隨蒙 鑒應今年之請卒未荷 垂祥必有所致者但只是今人非古人比卿時嘗謂今人安常習故惡勞之輩此言雖於懷二坐觀之奸情為輕實盡衆人之情也惟用剛正以行之可也卿可與時盡心細論以聞勿憚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聖諭以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聖諭以 仰見 禘祫之禮於今日宜何為之行也

宗之至

誠有不容已者矣又

皇言斯

其至矣夫今人之情難與慮始可與樂

諭

成徵諸夫禮之大而兼節日之祭而祫義非日之祭而祫義

祖宗之

意臣伏誦而兼節日之祭而祫義非日之祭而祫義

德諭

直祖以配 夫雖不可考也臣按古禮大禘則禘其始

直祖以配

夫雖不可考也臣按古禮大禘則禘其始

德諭

直祖以配 夫雖不可考也臣按古禮大禘則禘其始

德諭

直祖以配 夫雖不可考也臣按古禮大禘則禘其始

德諭

直祖以配 夫雖不可考也臣按古禮大禘則禘其始

德諭

直祖以配 夫雖不可考也臣按古禮大禘則禘其始

德諭

直祖以配 夫雖不可考也臣按古禮大禘則禘其始

德諭

直祖以配 夫雖不可考也臣按古禮大禘則禘其始

德諭

直祖以配 夫雖不可考也臣按古禮大禘則禘其始

德諭

直祖以配 夫雖不可考也臣按古禮大禘則禘其始

德諭

直祖以配 夫雖不可考也臣按古禮大禘則禘其始

德諭

直祖以配 夫雖不可考也臣按古禮大禘則禘其始

德諭

直祖以配 夫雖不可考也臣按古禮大禘則禘其始

德諭

直祖以配 夫雖不可考也臣按古禮大禘則禘其始

諭對錄卷之二十五終

諭對錄卷之二十六

崇禎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謹錄

諭張元輔

這是萼等具陳昨歲朕命進解經書大旨朕不知某說為忠為交修之道為啓沃之誠某說為欺為詐佞非佞之辭激上要直之論宜有分別庶為可行之實德政之助卿其慎密細細詳看所以俾朕不惑

嘉靖十年正月初一日

發示 臣張孚敬謹 奏今日伏蒙 看等具陳令臣 慎密細目詳看 所以還

隆古之治豈無其要乎惟在目前之弊以還 之門嚴考覈之夫用者寧使德優于士退 欺詐奸佞之德此言用人者道也鼎臣 勿使才優于德此言用人者道也鼎臣 之繁斷非一人之體在耳目之眾百司庶務 能遍故人君之體在正用心之既正而天下 修身之要又在推用之要也孔子曰 可運之矣此又被其澤者理之過也夫 之言曰民之未其者用人者過也夫 也理民不得其者用人者過也夫 用者易進不肯體道守卓然自外小 求者非直道者難容由是內外大小 臣工自非確然有守道之卓然自外小 不改其志操欲望道之卓然自外小

難矣此又言用人當至公也 誠意則在於好善惡皆得其實正心 則在於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得其情 修身則在於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情 皆欲不偏此言曰惟性少偏不可言中 公也潮之偏此言曰惟性少偏不可言中 情少戾不足以動天蓋功不極則效不 言致不足可以動天蓋功不極則效不 也此言不足以動天蓋功不極則效不 論至聖至誠而總之曰於前篇五者之 德益加體驗而充之必使其積之盛 三者愈極其盛而發見之當其可於後 用之者事益求至誠而發見之當其可於後 切于身心之極其大誠而發見之當其可於後 言此皆可采者莫要於此凡此六臣之 皆因經書發揮詞理亦於鑿可觀至 之所陳臣再三讀之未可知所以 之

悉忠誠朕覽之數過獨時之意謂進賢退不肖方可成治言之意亦甚忠愛詰謂求之人情乃可通于天下亦好獨尊所謂不可知其所向如曰田嬰勸其君日竭其精神以總五官之事則尊之日歷志欲朕依行是與總五官之事不異而自蹈嬰之罪也又曰人君不可不逸必如范氏之言則周公之無逸書殆不可存將毀之而後可此等所謂必有所指朕欲作問何如其鼎臣之言亦有隱奸曰務

騰諛詞以希寵榮則不敢也未為不敢者實忍之耳所敢者非故為自是有人之心耳潮之言亦可孔暉書者不精非敬君之道卿其再為朕思之又 廟祀之事去歲卿謂宜采丘濬之言朕惟正祀典易更廟制難今如先正廟制其如 太廟何如自今春享始奉太祖之位居中 太宗以下考序昭穆之位親王功臣配食於兩廡每孟春之享以太宗以下俱南向如今 寢殿制各奠獻讀祝

孟夏秋冬三享仍如今行季冬中旬擇日舉
 歲祫禮以存 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祭于
 奉先殿其 世廟止行四孟禮歲暮亦祭于
 崇先殿庶祭義或明而人情不至於疊勞可萬
 世行也他諸邪論不必惑之卿其即會時議
 來或咨言以助之以彼嘗言祀典耳思酌以
 處

嘉靖十年正月初三日

聖諭以諸臣張孚敬謹奏今日伏承
 臣張孚敬謹奏今日伏承
 垂覽是非得失

無庸 輒凡論知言曰諛辭知其所以辭也
 其所以陷邪辭知其所以離道辭知其所以窮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窮
 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臣於此仰觀
 大聖人知言真可為萬世法也又承
 聖諭令臣再思之臣伏思潮四臣聖明洞察之下
 皇上已察其誠矣所論與臣誠不能端楷耳又
 也孔暉講章乃其親書不能無庸言請如
 蕁之誠 聖明俱已察悉臣平素處
 問 務求忠直是與勿為浮薄好之以復初心
 感上實負之幸也君臣之義下不棄朋友
 之交實蕁之幸也謹具奏
 嘉靖十年正月初三日
 臣張孚敬謹奏

聖諭以

之臣即捧錄聖明據古之禮酌今之言面議仰

大聖人不能也

惟聖明據古之禮酌今之言面議仰

太祖為

始祖周人尊后稷以酌太祖配

天與周

始祖也夫尊同是宜尊太祖為太祖配

德祖為

所自出也帝至於太祖為太祖配

德祖於

太祖廟之中而以太祖為太祖配

太宗以

得禘之義矣又太祖並列宜考昭穆東

寢殿之

制恐疑與古禮春特祭之義也但如見今

諭孟夏

秋三享仍如各廟然此又誠得古禮時

裕之

義矣臣又考得古禮祭必出主設

衣冠

以祭漢時之俗禮也又古禮祔于

祖父無後者各以班祔

今諸王府與

功臣不食宜各以

班祔今諸王府與

功臣配食宜分列

兩廡古禮惟大祫享

時也

聖諭季冬中甸擇日舉歲祫

其存

太廟止行四孟禮歲暮祭于

未奉

聖明所處俱極至當但禘祭之期

正始祖之位則

德祖為所自出之

帝所宜歲行一禘

不然恐禮行太疎也

古人有言曰夫禮

非天降地出蓋可以

變者古人之誠得

其意而推則自可

以因時損益緣人

情之安而為之節

文矣何必今與古

合哉此正而為之

謂庶祭義或明而

人情不至於墨勞可

聖諭所

謂庶祭義或明而

可

萬世行也臣等無任欽仰之至此
宗廟重事又春享在即請
勅諭禮部議奏舉行又前

之禮臣謹按春秋左氏傳龍見而雩大享
因早而禱雨之祭非常行之禮也又按
陳祥道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
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
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
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臣恭惟
祭已盡志盡物矣又況大享之禮周人
祭文王於明堂者也古今禮制自有不
同臣亦已會時遵奉
論未敢輕議統乞
聖明裁焉謹具

聞

嘉靖十年正月初三日

諭張元輔

昨卿以會議得宗廟事宜具陳足見忠慮

夫制禮作樂聖人之能事天子之大權非他

之所能所敢也我聖祖在御三十餘載功

兼創守邁唐太宗萬倍豈有未善者朕方幼

昧敢是率爾輕躁而為雖未比讀書者之知

其理道然心存一得不可不問諸儒賢以求

知向故近又思宗廟之祀典有當講求者

夫太祖開運肇基不可不尊隆使同子孫

並列朱子之言感人深思恐不可棄且如曰

太廟本是 太祖廟當南向而享之地及
列聖雖不可並但生一世而南面至其為

宗終不得一南向以享是亦未盡人情況孝子
之心安乎又禘祭欲歲一舉恐失於常祀之
同又大雩之祭雖是禱雨亦恐非專待旱時
纔祭如曰龍見則雩可知古人用心不見是
圖耳大亨之義亦非專為 大報禮簡而致
委曲又亦非祭文王舉也必有意焉夫孟春
既祈焉故季秋報之也朕意以為今以曲存

更制為 祈穀之祀恐有所祈而不可無其報
耳非有他也即今春享迫期所宜速議也卿
等博學宏才豈不知是非可否準古擬今之
道但惟盡其心耳且如上歲 郊禮非卿二
三人竭誠赤朕亦不知其如之何已耳可即
勞會計來

嘉靖十年正月初四日

聖諭以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宗廟事宜再令

臣會時言集議臣

等伏讀

聖諭云

太祖開運肇基不可不尊隆使同子孫並列又

諭云之地及太廟本是雖不可並但生一世而南
 面上其為孝宗終心安乎此非我
 皇上仁孝誠敬之至其孰能之欽仰臣等
 始祖宜尊又伏思太祖既正南向之位尊為
 德祖為尊始祖德祖為四時之祭若禘祭見今尊
 太祖初尊舉則始祖德祖歲不祀推祭歲不一
 濬曰五年一禘三年一禘非古制大儒
 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二
 熹謂先祖雖為祭似禘之祭似禘二
 儒之言雖為人而發然揆之於義而
 合推而上之似亦可禘請大禘
 聖明既定於某月歲一月而大禘請
 聖明宜定於某月歲一月而大禘請
 一享祀以慰太祖之心矣臣等愚

見所論俱同未知聖意如何夫先
 王報本之意莫深於禘祭及始祖又推
 始祖所自出之帝自與常祭不同矣臣
 等又伏思太祖既尊為三祖係祧廟
 之主至當大禘之時若復合祭則又壓
 夫大禘之祭太祖矣此禮制所拘也均
 是圖實敬祭於大享之禮擬秋報以並春
 處舉行至於大享之禮擬秋報以並春
 祈仰惟能及也所宜舉行無疑矣謹具
 之愚所能及也所宜舉行無疑矣謹具
 奏聞
 嘉靖十年正月初四日

諭張元輔

昨卿以朕諭具對有云素處於尊以朕知者

此可見卿有慎之之意也卿與萼昔為大禮力爭完朕父子其時卿二人雖兩姓若一氣焉自朕命卿入輔時萼即惡念生焉且如昨奏內明引二考不得大行以卿止之耳井田之制行必致禍此內臣知之真如鮑忠者亦為陳於朕也萼之意是何意哉卿於萼以信相處彼則非也況嘗有言於朕茲所指為齊田嬰者豈不大虧人耶如以朕比齊君恐朕亦不至於齊君耳夫卿既知之必慎之

可也非朕失君體故間于信臣但為事體慮也又今吏部未備正官內閣以卿獨勞此朕所憂也朕惟舉人求助於已須同心共事者然後不紛亂國政其君無患卿其密切以二人告朕知以備選擢吁非朕私卿實憂小人害人之國也

嘉靖十年正月初四日

聖諭以臣張孚敬謹奏伏承大禮力爭二人雖兩姓若一氣焉臣伏讀無任感泣實臣不能積誠以致萼不能終好皆臣之罪也古人

聖諭以自古配位唯三臣詳看臣等伏讀而熟思

聖明所處本存並席誠於禮有不安前者祭

祈穀之祭其尊也但宗以配惟所不天矣今上帝實各伸

二聖矣茲告于聖也欲更正此禮宜於明日再

御製禮部嘉靖十年正月奏今日伏承發下

聖明據古為萬世常行者也孔子曰明乎郊社之

德祖既尊享皇大上見之矣又臣視諸掌乎臣恭

懿皇上仁孝之至善用古禮而酌之可以合享此非我

御製勅稿謹用膳錄并廟門內古禮吉祭讀祝

聖裁謹具嘉靖十年正月聞初五日發下

御製告儀既備太廟敬謹世廟文臣伏讀仰惟禮

皇上仁孝誠敬之至也祀事孔昭賜祭姚廣孝文處

進又昨臣伏觀亦何幸耶謹用膳錄大禘大禘特

享時裕圖俱至精至當真可為萬世法也惟實昧於所處茲等因既尊

太祖為始祖實昧於所處茲等因既尊德祖居中一時暫屈而祖俱裕食如此

太祖雖一時甚慰矣臣觀唐韓愈禘祫議云祖考之心則甚慰矣臣觀唐韓愈禘祫議云

寡則孫尊孫以祖屈又常祭甚衆合祭甚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少所伸之祭

乎朱熹嘗讀此議以愈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故其所以獨深得夫孝子慈孫

惟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臣仰報本及故其所以獨深得夫孝子慈孫

大聖人性與之議然不聞亦式不諫亦入非諸韓愈之議然不聞亦式不諫亦入非諸韓

大報仰之至又李時昨傳太祖臣熟思之誠當以祈穀俱配一祖配享為太祖臣熟思之誠

謹當會奏謹具奏
嘉靖十年正月初六日 聞

諭張元輔

今日清晨朕躬奉皇祖神主安于

中室及以序進遷七宗位并四祖位禮成

但祧廟止楮三室可轉諭時作速粧飾

祧廟東第二室朕今以仁祖帝后主暫安于

熙祖主之左右相向待楮完奉安又茲午吉朕

躬率皇后奉安進遷奉先殿神位其

四祖位無可藏處今奉于太祖神林之後各

檯並南向安之未知是否或奉之 桃廟藏

茲諭卿并時言知之及議藏 四祖之地并

上緊奏行所司榻脩 桃廟左二室三文也

看著閣中作一底此繳

嘉靖十年正月初九日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聖諭今晨奉安及午又聖祖神主于

太廟中宮皇太后奉安及午又聖祖神位于

奉先殿此在國朝所未正聖祖神位于
皇上舉行在國朝所未正聖祖神位于
聖祖之列然非我神功高出千古誠敬之至其在

諭議 孰能毅然舉行之哉又位藏處臣即會
奉先殿 臣時臣言同議得本殿安藏恐無夾室
殿中正室請如聖祖既奉安四祖神位原在

大裕止出遷廟中桃室各匱而藏之
桃廟東第二室臣時即當具奏請
命所司榻脩作速粧飾又御製三告文原

御稿繳 謹遵 欽命錄貯閣中作底原

嘉靖十年正月初九日

諭張元輔

朕命所司造完 太廟神幄令同太常奉安

力筆寶命樓 諭對錄卷之三

嘉靖十年正月初九日

嘉靖十年正月初九日

卿可偕時言去視之朕欲冠衣別以小卓

上設神座上止安主未知是否即併議

行

嘉靖十年正月初十日

遣司禮監太監韋霽齋捧

聖諭賜臣等時臣言瞻視

太廟神幄臣等遵奉欽命恭視仰見

廟貌尊嚴雖同堂而昭穆之禮備焉甚

諭冠衣別以併儀行臣等伏惟神座上止安

主令臣等併儀行臣等伏惟神座上止安

冠衣別以小卓上設即可擬古禮陳其裳衣之

意朱熹云裳衣先世所遺衣服祭則設

之以授尸也今祭祀雖不用尸亦可存

此意夫既奉主以祭則非若漢人

徒游衣冠之說矣又小卓安設

于宜罩帷卓下宜用小杓子安履舄此所

司未備者也伏乞聖裁又此禮儀

習熟庶臨祭禮節有度也謹具

諭張元輔

嘉靖十年正月初十日

茲得卿奏以會議安設祖考冠衣宜于卓

上又欲令執事官役明日習儀可於文華殿

聞

奏

中堂捧 主至前殿演獻享儀此圖可抄發
捧 主官員熟看

嘉靖十年正月初十日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欽命明日令執事官役於 文華殿習獻享儀 聖明所處極為得宜又奉 欽定捧 主圖臣即刻錄送各官員熟看遵行謹具 奏聞

嘉靖十年正月初十日

諭張元輔

適間習禮罷內侍官請旨以捧 主欲并匱
捧朕亦不知如何為是朕每捧 主皆去匱

只帶羅套捧至 神座上又將套亦去之置
座傍露 主而享畢復用套罩捧回入匱訖
行叩頭禮訖而退不知是否果是卿同時詳
議遍示各官如否即以禮正之又上香奠帛
獻爵當一起行先行 太宗而下諸昭廟禮
方行 仁宗而下諸穆廟禮庶不勞費可為
傳繼亦不知果是否亦同議來又廖道南之
奏與夏言不同恐還當從言議言之意與朕
同非朕惡道南之不同但說得雖是實有難

行者須卿時詳審之

嘉靖十年正月十一日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聖諭以捧主之儀下詢臣按禮捧

宜并匱捧朱熹家禮有質明捧主就位細書

云告訖搢笏歛匱捧至正寢置于西階

卓子上主人搢笏啓匱奉諸考神主出

就位又納主細書云主人奉主納于匱

主人以笏歛匱奉歸祠堂觀此則捧

主并匱恐自天子達於下也宜於

神幄旁別設一卓子安匱啓匱出

主去羅套奉安享畢復用套罩納于匱搯入

寢室行叩頭禮訖而退皆禮之宜也候

命下傳示各官遵行又起行

諭上香奠帛獻爵當一仰見

等早於習禮時仰見聖諭至當臣

聖躬周旋未

免過勞心甚不安但諸穆廟請宜如早

昭廟仁宗而下諸穆廟請宜如早

穆左右間次分行此世代之序也臣謹與時詳

諭張元輔

適又得卿同時議得捧主及行禮次序具

見詳明朕不知禮故致其差耳夫主之所以

為主也猶身也匱所以藏居之也家禮云以

笏歛匱者此又不知何謂卿等所據朱子之

禮是矣但又設案於旁恐亦甚費事又昭穆

嘉靖十年正月十一日 聖裁謹具奏 聞

之序父昭子穆定制也孫却又是昭行且古
禮祭用尸有孫為祖尸主祭却是為尸之父
是父拜子不為嫌也又朱子曰凡附昭位則
羣昭皆動穆不與附穆位則羣穆皆動昭不
與非論左右如今一有所附則不論昭穆則
遷之是非禮也今既序昭穆則當先諸昭而
後諸穆如以父子世代論則 孝宗不應右
而 武宗不應左也禮煩必亂須要可繼卿
等其再思之捧 主儀可即遍示各官只就

以匱置之 座上褥之旁不必重用卓子了

嘉靖十年正月十一日

聖諭以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宗廟禮既序昭穆則當先諸昭而

欽定之禮

後諸穆臣等伏思宜請如 主儀已遵奉

聖明

諭旨記

必用筭矣又臣等今早習禮畢荷蒙

諭旨記憶恐有字義未真伏乞 奏

嘉靖十年正月十一日

東夷圖

卷之五

六

